



在直升机前,老人们还互相谦让

洪水围困的山谷里,当地村民与民宿员工的“互助记”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吴陈幸子 报道

5月17日起,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暴雨,不少村子因道路损毁变成“孤岛”。

唐群的民宿就位于壶瓶山镇天坪村中这样一个居民聚集点。暴雨来临后,即使徒步翻出山都要四小时以上,村里还有数名九旬老人;这里位于山谷,很可能会受山体滑坡波及。

平日互动良多的民宿员工和村民此时迅速“组队”。年轻且熟悉网络的中年员工成为体力担当,尽力对外传递消息;74岁的“田伯”田登雪作为片长,三个晚上只睡了一小时,把所有人的安危扛在自己肩上;身处外地的唐群靠着微弱信号传回的碎片信息,及时与村支书、救援队、应急部门传递这个断联孤岛的最新状态……

5月21日,救援直升机来到了这里。单次运输人员有限,许多六七旬的老人们还在互相谦让,“你先走,我没事”。



“田伯”田登雪。图/受访者提供

凌晨来了大水,小溪迅速发展成大河

暴雨来临前,村里给唐群发过提醒,称可能会有山洪风险,让其做好防范。

2024年,唐群在天坪村新村部开了一家名为鱼溪谷的民宿。这里位于山谷处,离镇子有段距离,开车要两小时左右,后来修了一条新路,路程缩至约7公里。虽然都是在天坪村,若从山下的民宿去往山上高一点位置的老村部,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,走路则至少四小时。

民宿周围零星有几处民居,如民宿下方住着一位96岁的老人和她的两个儿子,民宿上方走路半个多小时是老党员田伯的家,再往上还有一户村民。和民宿隔着一条小溪,正对面住着一位八旬老人和她50多岁的儿子,斜下方还有一户,位于出村的道路路口。

接到村里提醒后,正要去外地出差的唐群带着团队其他人员离开,民宿只剩下46岁的主理人刘哥、50岁的员工王姐,还有两名当地村民员工。

5月17日白天就开始下雨,一名负责做饭的员工先行回到地势更高的金家河村。74岁的田伯放心不下,和刘哥约

好轮流来民宿守夜。刘哥守上半夜,他守下半夜。

当晚11点多,田伯如约抵达民宿,让刘哥去休息。此时已经漆黑一片,偶有闪电在远处山头亮起。王姐听安排去房间里休息,但她没睡着,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,被子都淋湿了,巨大的雨声和水流声让她感到害怕。田伯打着手电巡逻民宿周围,排查安全隐患。

18日凌晨3时许,大水突然涌了上来,所有人都醒了。民宿前的小溪迅速发展成大河,带着上游冲下来的电线杆、大木头等杂物汹涌流过。田伯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、变老,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,更老一辈也没见过。

田伯走去民宿下方的九旬奶奶家,人没事,都安全。他又冲着对面喊,喊声时常被雨声水声吞没,却始终没有人应。

直到18日早晨6点多,田伯终于收到对面的回应——一对母子正打着伞在山上躲雨,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冲走了。这天下午,住在斜下方的覃伯也有了回应,他也是因为房子被冲走而在树林某处躲雨。

74岁老人拉着绳子蹚上木头,将对岸邻居背过来

民宿通往对岸有一座比较高的铁索桥,除了桥面被冲走了几块木头外,还能正常通行。对岸出村的路则已经被彻底冲垮。

田伯、刘哥和其他村民带着吃的,通过铁索桥走到对岸,一段急流横亘在他们对岸邻居之间。他们用力将食物甩掷过去,或者利用水流运送。

18日这天,通讯仍然中断,他们在等雨停,等水小下来。

19日,水位有所下降,田伯开始想办法把邻居接过来。他和村民先是砍了两段木头搭在急流上,但试了下有些不稳。他又用一段绳子,一头绑在岸这边固定,另一头甩过去,在岸那边固

定。刘哥虽然更年轻,但田伯担心他们面对山野环境没经验,便独自拉着绳子蹚上木头,走到对岸将三名邻居一个一个背过来。

如果只是下雨,他们本打算聚集后一同前往地势更高的地方,等待水退下去就好。但大家陆续从村支书、其他村民处得知,上方金家河村附近发生了大面积山体滑坡。这意味着,位于山谷处的他们面临同样的风险。

唐群赶紧联系天坪村党支部书记王滔反映山谷村民的情况。王滔称他正在赶去,并根据现有情况提出撤离方案。一行人随后撤离到地势更高的田伯家,再从田伯家的后山撤离到天坪村老村部。



田伯在村民的帮助下背着老人下坡。图/受访者提供

自行尝试撤离,但因体力严重不支失败

通往田伯家的路,以往走路只要半个多小时,但此时已没有平坦的地方可以下脚,碎木碎石遍布,湿滑难行,部分路段泥泞深至小腿。田伯背着96岁老人,刘哥和其他村民也轮流背起年纪较大的老人。路上经过一段一米多宽的急流,包括王姐在内,好几名村民实在没有把握能跨过去。田伯一一背起他们,在急流上跨来跨去,带所有人安全经过。

到了田伯家,刘哥看见平常从来不喊累的田伯悄悄叫来田姨,让她帮忙给双腿上药膏。他实在痛得不行了。

再继续往老村部撤,大家甚至没能成功爬过第一个山头——他们体力严重

不支,只能折返。

另一边,唐群一直没能联系上村支部书记王滔。她心里发慌得不行,找到省里的应急值班电话,说明村里的情况,工作人员了解后告诉她救援人员已经到了村里。

“我就向他们描述了村子整个地貌地形,救援队到我们那里还有一段距离,而且是很难进去的。重要的不是物资,而是需要撤离。”唐群很快接到反馈,称已经派出直升机前往救援。

她后来得知,王滔在赶去村子的路上遇到其他被困的村民,和救援队彻夜救援,手机失去信号。

“不辛苦,吃得消”

5月21日,直升机抵达村里。登记转移人员时,王姐发现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互相谦让。“你让我、我让你,都说自己可以走路,让对方先坐飞机。”

这一趟转移人员中有三位年过九旬的老人,王姐、刘哥他们这些年纪比较轻的,都自觉不占位置,徒步四五小时出村。

后来去安置点,是田伯的儿子开车送他们去的。王姐得知,山洪发生后,田伯就把在外务工的儿子叫了回来,他那天一直在各个村子里跑,帮忙转移村民、运送物资、给救援人员带路等。

而田伯仍然留在村子里,他称村里还有村民没能撤离。救援队员和村支部书记和他一起留了下来。

这天,经过相关部门紧急抢险救援,石门县有地方供电恢复,没有行政村通信失联。王姐在手机上看到民宿一名同事回到金家河村,因为家里地势比较高,便接纳了三四十位居民在家住,还把家里存的米、肉都拿出来招待。

“大家都太淳朴善良了。我们并不是那个地方的人,但是他们全心全意对待我们,互相信任着。”5月22日,王姐看到村子里又下起雨,想到还没撤离的田伯,她的心重新揪了起来,声音也带了哭腔,“他说还有人没走他就不会走,信号又不太好,真的好担心。”

所幸当日下午,又有直升机来到村子转移剩下的村民。田伯和记者说起转移的情况:“昨天(21日)转移的人里有97岁、94岁、96岁(的村民),今天还有一个90岁的村民要转移,还有一个78岁的、一个77岁的,还有其他更小一点的。”

田伯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,但他起初也不害怕,后来看着水慢慢涨起来,也就没什么感觉了,只想着大家的安危,自己是片长,又是老党员,要带好头。

“不辛苦,吃得消。”电话里,正和其他村民等待直升机到来的田伯嘿嘿笑道,“谢谢大家的关心。”